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警富新書
第十二回 凌美閒煙攻石室 黃千總兵按沙街

卻說喜來一夜在街頭探聽，偶遇黃千總查夜回衙。奔回報知兄弟。林大有聞報喝聲，眾人住腳。再說凌氏是晚準備禦賊之計。家中所有老幼尊卑咸躲入石室之中。惟祈福年庚稍長，不可入去。囑他睡在迴廊，以報外邊消息。移時，月到中天，銀河瀉影，祈福聽得大炮一聲，如雷灌耳，又聞得四圍嘶喊，恰似山崩潮長，颯作傾垣。（不在貴興口中敘出，卻在祈福耳中所來，敘法奇妙，令讀者猜摸不著。）即向石室裡報曰：「果有賊到，爾等可速閉石門！」言罷，躲入後園。林大有催進，叫周贊先、李亞添數人在沙街口把守，以防策應；越文、越武等並立東街。熊亞七逾牆而下，大展四門，叫曰：「兄弟進來！」眾賊匪蜂擁而入。林大有見樓門扇閉，提刀一劈，兩隻木門隨手折去。樓內婦人喊救，四鄰雞犬鳴吠。還有鐵門，急難砸下。

宗孔叫熊亞七、尤亞美餘人攻打不入。於是殺獵取油，塗油於門。下邊架滿柴稈，放藥入裡，舉火焚燒。霎時間，一對鐵門紅如旭日。林大有引錘撞去，樓中各婦寂然（寫樓內筆筆提點，句句關照，嚇殺驚人。）惟程三嫂在門楣上舉水澆淋。准想鐵門兒早已展開了。

是時東街上更練雖有數人執戈前來護救，卻被越文等攔截，不敢拒敵。右鄰梁翰昭聞炮聲震地，又見火氣沖天，急令家人鳴鑼助喊，單身投報黃千總。

且說祈福在園惶遽，意欲逾垣而走。只見四圍高峙，只得躲落池中，將荷葉覆在頭上，不敢號救。（正與樓內人相反襯）當下貴興見攻破兩重樓門，意謂天來兄弟勢必不能逃生。誰知更入一層，又有石門塞閉。怒喝林大有曰：「爾等可乘夜攻開，與吾雪恨，不使眾人脫逃。」林大有曰：「大爺不須叮囑，小人自有工夫，再與眾兄弟催攻。」大有攻之已久，競如鐵壁銅城。林大有擲錘歎曰：「自來擄掠多人，石室之堅，未嘗有此！」（此時林大有已有退意。）貴興曰：「如此完固，力之奈何？」美閒答曰：「彼有護身之方，吾有討命之法。」即以桐油捻樓，放火取煙。絞煙入室，攻屈得幾個女流喊聲斷續。（二字描寫煙攻）樓上樓下，奔去奔來，兩邊鼻軒不絕，幾行眼淚爭流。凌氏將欲登樓，程三嫂偶然下閣，二人相遇，一總傾來（敘明老生少死之由），程三嫂翻身再走，而凌氏伏地不起矣。（讀者至此，總以凌氏必遭於死，豈意為後文得蘇伏線由，明其何以得不死。是故敘法微細，真不可及。）長媳、次媳，（八命中次媳葉氏有其二矣！）有呼無吸；春桃、秋菊（二婢之名）似鼠如蝦。孫媳雖賢，托與來主服侍；桂嬋無憾，此宵可與桂仙同游賦詩。程三嫂且由糯米可餐，只恨者成壽飯！腹中兒可憐天鬼，未曾出世已先亡。正是：

八命銜冤千古恨。

七屍遭劫一門傷。

且說梁翰昭飛奔投報千總。黃公聞報，此時正在寤寐之間，急提兵策應。兵至沙街，忘帶火藥。林大有聽得沙街有簇軍馬，當前喝聲：「柳毓放炮！舉提各器械！」熊亞七、尤亞美矢發如雨。驚得黃公心膽俱喪。因見賊勢浩大，遂按兵不動，貴興謂林大有曰：「如今石室裡寂然不動。天來必然結果了。我等須當回去。酌酒酬勞。」言罷放炮三聲而散。（果如寫得聲勢）黃千總趕得火藥前來，這賊黨已遠去矣。

是晚，張風在大王廟中，聽得炮聲震地，人馬喧天，一夜心中驚怪。凌晨而起，尚未澡洗，（流巧不肯澡洗亦是如常。）亟往梁家打探。但見祝融仍在，回祿猶存，滿目楮垣，不性歎息：「喜得天來猶未遇害。」即趨往省城報知。

且說天來兄弟。父子三人到店。店內人皆言：「草堂壽誕，正宜歸家報本，何以反奔而來？」天來具道其故。一人頓足歎曰：「梁兄差矣，但凡橫逆之來，心中先有主宰，才可解得意外之變，消得局申之危。胡不在本地方官處，齎款禮儀，求請其發兵防禦，然後與母祝壽，豈不美哉？不謂棄母而逃，不顧家人，不謀取救，竟然檢手待斃，保身明哲，果如是乎？」（此公大有卓見，惜乎未記其姓氏耳！）天來聞說，如夢初覺，似醉方醒。俄見張風當前，心中先吃一驚。張風叫曰：「梁大爺，家中不可了！昨夜三更時分，果然被賊所害，打劫不遂，舉火焚燒；燃燒不成，絞煙入室。至今石室尚未開門，但不知有多少人在裡面。大爺可速回家。」天來聞說失色，登時氣死在店，逾時方醒。遂偕子弟與張風四人，僱舟而返。

將就到門，遙見務德里司李公、千總黃公同相勘驗。天來兄弟、父子三人，向石室裡呼之不應，聽之無聲，駭然放聲大哭。李公指後牆責曰：「此為護室之所，不應拆去，以致竊匪從此往來。（明是賊寇，何言竊匪？）大為一家之害！」天來稟曰：「前為凌貴興毀拆，填塞魚池。」李公細看牆下魚池，果有殘磚敝瓦，塞去大半。（餘小半為祈福是晚躲身之計，讀者須知敘法，一字不能苟且。）李公曰：「猶幸竊匪未曾掠物。（人命為重，物為輕。）我今回去詳堂。如彼不能自開石室，可速令工人砍鑿。」言罷，偕黃千總回衙而去。未知司爺去後何如，且看下回分解。